

北京服装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传统与创新对伦敦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及其对建设北京时装之都的启示

姓名：张璞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外服饰文化研究

指导教师：马小丰

20071201

传统与创新对伦敦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及其对建设北京时装之都的启示

摘要

本文选取“传统与创新”为切入点，旨在通过研究“传统”与“创新”对伦敦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为当前阶段北京时装之都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论文第一章“传统对伦敦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首先对奠定了时装之都形成的物质基础——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传统进行论述；接下来对独具特色的“时装定制传统”及其对时尚形成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进一步论证了英国王室贵族“时尚领袖”的地位。最后用一定篇幅探讨了在伦敦人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的“绅士文化传统”及其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在第二章“创新对伦敦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里，作者选取了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即兴起于十八世纪“英国花花公子”和在二十世纪伦敦“翻云覆雨”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为研究对象，分别阐述了两者引领的着装风格的创新及其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论文第三章的重点在于“启示”，即在研究传统与创新对伦敦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此基础上，通过适当的对比，为当前阶段建设北京时装之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关键词：传统 创新 伦敦时装之都 北京时装之都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S
AND INNOVA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LONDON FASHION METROPOLIS AND ITS
INSPIRATIONS TO BEIJING FASHION METROPOLIS**

ABSTRACT

The thesis studies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s and innova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London Fashion Metropolis and furthermore aims to offer some inspira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 Fashion Metropolis.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essay initially introduces the tradition of British wool spinning industry and explores its effects o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e fashion metropolis. Secondly, the essay justifies the leading role of British Royal family and aristocracy in the formation of London Fashion Metropolis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bespoke tradition. Thirdly, the essay discusses the tradition of gentlemen's culture firmly embedded in Londoners' mind so as to find out the effects and influences o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e fashion city.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fashion innova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London Fashion Metropolis via choosing two most typical subjects in research : British dandies and the subculture group. By introducing and analyzing the fashion innovations led by the two social groups, the chapter aims to make clear the effects of their fashion innovations o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e fashion metropolis respectively.

The key points of the last chapter lie on the inspira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essay finally aims to offer some inspira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s of Beijing Fashion Metropoli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s and innova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London Fashion Metropolis.

Key words: tradition innovation London Fashion Metropolis

Beijing Fashion Metropolis

前言

根据北京市政府和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共同发布的促进北京时装产业发展,建设“时装之都”规划的纲要,北京将在十年或十多年之后,在构建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基本框架的同时,将自身建成具有文化内涵、科技领先、引导时尚的世界级“时装之都”。据一些媒体的解读,这个“时装之都”要与巴黎、米兰、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相比肩,也就是在十年内成为世界排名第六位的时装之都。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杜钰洲会长认为:“中国是世界服装大国,但不是强国。”虽然中国已经连续十年蝉联了世界服装生产、消费和出口的三项桂冠,但因为尚不具备时尚产业应有的成长氛围,离世界时装强国还相距甚远。纵观世界五大“时装之都”的型成及发展历程——尤其伦敦,都是在确定时尚产业的主导地位后,通过时尚产业链的整合,塑造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时尚文化与时尚经济,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级时尚中心,时装产业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理应在发展时尚产业上发挥表率作用。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表示:“北京要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须培育发展时装、时尚产业,把它作为都市型产业的重要部分。”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北京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消费水平逐年提高。2006年北京经济发展白皮书上的数据显示,全年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313.11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同比实际增长16.2%,在与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中国其它最主要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比中,增幅连续3年位居首位。同时,2006年穿着类商品零售额达到了298.97亿元,占到了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3%,实现了从2002年起连续5年的同比增长¹。作为世界“五大时装之都”之一的伦敦在2006年穿着类商品零售额为281.43亿英镑,占其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9%²。由此可见,北京在服装购买力上已经赶超了老牌的伦敦时装之都。北京是国际交流中心,驻有世界各国的外交使团和外商代表处,具有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北京更是全国的信息中心,这些都为北京构建世界“时装之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北京虽然具有较深的传统文化积淀与服装产业基础,但尚不具备时装之都应有的时尚氛围。因此,北京要想在十年内成为世界第六大“时装之都”,仅仅倚靠自身的发展还远远不够。而研究和借鉴伦敦“时装之都”形成的成功经验,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正是缩小这一差距,更加高效地构建时装之都的一大捷径。

伦敦时装产业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兼具“保守”与“激进”双重性格的城市,“传统”与“打破传统的创新”成为伦敦“时装之都”发展历程中的两条主旋律。不列颠悠久的纺织业传统为伦敦时装工业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众所周知,英国的毛纺织业和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其后来成为了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的三大诱因之一,而反过来工业革命的发生又促进了毛纺织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化,从而为时装工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时装之都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英国曾经是欧洲经济上最发达,王室权利最强大的国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王室尤其追逐时尚。作为曾经辉煌显赫的“日不落帝国”的首府,伦敦一直笼罩在王室和贵族的光环之下,经过长时间的熏陶和渲染,“时装定制业”在伦敦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一直受到王室和贵族的青睐。可以说,王室和贵族对时尚的引领作用是伦敦时装之都形成的重要原因。此外,英国开明的绅士文化传统加快了高级时装的“民主化”进程,并最终使得时装产业的消费趋向大众化。乡绅文化传统在伦敦时装之都的发展进程中扮演者重

¹ 数据来源:2006年北京经济发展白皮书,北京市经济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编,2007年出版P156页。

² 数据来源:伦敦2004—2006年城市经济发展概况,英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处宣传资料,第28页。

要的角色。

伦敦“时装之都”既有“保守传统”的一面，同时又极具“激进创新”的精神。与世界其他几座时装都会相比，伦敦最具鲜明特色的就是其大胆叛逆、经久不衰的“街头时装风格”，这与伦敦“时装之都”建成以来一直不断涌现的各种打破传统时装束缚的创新团体有着密切的渊源。从二十世纪贵族阶层中的“叛逆者”花花公子（dandies），五十年代的“泰迪男孩”、“摩德男孩”、再到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七十年代的“朋克”，一代又一代具有鲜明个性的社会群体挑战着英伦传统的时装风格，使伦敦形成了全世界任何时尚都市望其项背的“街头风格”，并且这种街头风格至今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屡见不鲜。这种大胆而叛逆的“创新”是伦敦时装之都形成过程中最引入人瞩目的亮点。

了解和借鉴伦敦时装之都的发展历程，必须紧紧把握住“传统”与“创新”的作用这两条主线。“时装之都”本身就是一种时尚的象征，任何一座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城市都不是摇身一变就成为“时装之都”的。本文对伦敦时装之都发展历程的所有论述都是基于这两点展开的。

1 传统对伦敦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1.1 英国的毛纺织业及手工业传统概述及其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1.1.1 英国悠久的毛纺织业传统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毛纺织业是这个“日不落帝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英国毛纺织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从十四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就是把大量生产谷物的耕地变成生产畜产品的牧场,也就是扩大畜牧业部门,缩减种植业部门的结构调整,其结果使得当时全英国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变成了牧场,耕地大幅减少。在十四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农耕地为主,毛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国际间贸易的扩大,在欧洲大陆的西北角的佛兰得尔地区,毛纺织业突然繁盛起来,在它附近的英国也被带动起来。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英国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大国,这时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而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要。因此,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圈地运动的倡导者约翰·伯克汉认为:“大规模的放牧和饲养牲畜比从事耕耘要有利得多。只要这种趋势长期发展下去,牧场将不断蚕食耕地,因为历来能够制定的法律并没有禁止拓展牧场。”

在十四世纪初的伦敦郊区,出现了最早的毛纺织业。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人们不总是把绵羊或羊毛拿到市场上去交换,而是经初步的加工或较深层次的加工后再行出售。也就是说,人们不仅单纯出售原料,而更愿意出售加工产品,以追求较大的利益,于是羊毛加工业以及接踵而至的呢绒业逐渐被开发出来。

英国早期的毛纺织业最初也是处于农村家庭中男耕女织那样较为原始的状态。在那个阶段,一家人为了自家的穿戴而劳作,与市场需要没有多少关系。随着养羊业的发展,一批从事加工业的兼业户或专业户应运而生,那就是剪毛匠、浆洗匠、染匠,但更多的是织匠和织工。和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家庭副业不同,他们购买原料,出卖成品,与市场有稳定的联系,而且有不断扩大生产的趋势。经过他们的努力开拓和辛勤劳作,羊毛加工业及渐渐兴起的呢绒业首先在英格兰进入了繁荣期。十五世纪是英国呢绒业兴起的时代,在商业及贸易上则表现为从羊毛原料出口国向呢绒出口国的转变。至此,呢绒业逐渐成为英国毛纺织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

表 1 14 至 16 世纪英国由羊毛出口国向呢绒出口国的转变³

年代	1337- 1338	1387- 1388	1401- 1402	1451- 1452	1491- 1492	1509	1559	1600
年呢绒出口量(匹)	4462	16000	43000	54000	69000	84789	122447	270000
年羊毛出口量(袋)	85880	44440	19000	约 8000	约 2000	很少	很少	很少

从上表可知,到十五世纪中叶,英国由羊毛出口国迅速转变为呢绒出口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准确说,在十五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毛纺织业的生产性质和状态发生重大变化从“家庭工业制”开始进入“手工工场”阶段(这是英国手工业继行会制度后发展出来的一种手工业生产组织形式,下节中有详细的介绍)。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阿什利爵士指出:这一变化,就影响之大而言,只有到十九世纪“家庭工业制”被大资本和大机器的努

³ 数据来源: N. Koru,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s Textile Collection: British textile 14s to 18s, London, 1999

力摧毁所产生的后果可与之相比。在新的组织方式下，毛纺织业迈上了新的台阶，从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呢绒产量翻了3番。在英国农村，由于它比行会控制下的城市织布业更少受束缚，更利于发展，因此更具有竞争力，很快成为国内市场的主要生产基地，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加入了毛纺织业生产者的行列，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城镇居民的参与，最终结束了农村家庭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在海外，更是无与匹敌，难怪英国人自诩说：英国呢绒衣被半个欧洲！实际上，当时英国生产的羊毛、呢绒最远已打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⁴。

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毛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英国对外贸易的支柱，是当时英国劳动力密集度最高的工业部门，从事羊毛加工和呢绒生产的作坊已遍及全国各地。比如起初在伦敦周边的农村地区，许多农户买一台纺机放在家中，农闲时进行纺织，贴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但后来这个副业反而变成主业了，纺织成为了主要的生活来源，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农耕，加入了纺织劳动者的行业。从事毛纺织业生产的人员激增使得不少作坊转型为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都市的周边地区大量地涌现出来。

十七世纪英国主要从事毛纺织业生产的四类人群⁵

1. 第一类是资本雄厚的呢绒商，他们在出产羊毛的各郡收购羊毛，预先购进供一年用的羊毛储存在仓库里，到了冬季，便利用自己的纺工、织工、制毡工来进行加工，制成各式各样的毛纺织品销往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
2. 第二类是资本较少的呢绒商，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到出产羊毛的地区去收购羊毛，而是在市场上赊购大部分羊毛，临时找来大量生活穷困的小手工业者去加工织成粗呢，一些人拿着这些粗呢就在德文郡和约克郡这带地方销售，另一些人则将粗呢加以整修拮制，拿到伦敦去卖现钱，当然主要的交易对象是贵族或者住在伦敦市区有钱的绅士。这类呢绒商人中很多人握有大量的储蓄，生活优裕，并且性格温和，并且为成千上万的穷人提供了饭碗。
3. 第三类是一般的呢绒商，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本，不能象资本雄厚的呢绒商一样，把一部分资金用在羊毛上，一部分资金用在毛线上，还有一部分资金用来囤积成品的呢绒。他们只买少量的羊毛，或者根本不买羊毛，只是在市场上采购毛线，立即把它制成粗呢，卖得现款，然后再去购进毛线。有许多人每周把自纺的毛线拿到市场上出售，因为他们不愿拿微薄的工资而替呢绒商纺线。在当时的伦敦周边地区，这样的纺线工人是很多的，据内行人估计，他们占据了当时纺织业从业者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
4. 第四类是那从事生产上等毛料的工人。这是成千上万的低等纺织工人，他们一般都住在港口附近。随着殖民主义的加速膨胀，英国各大港口常年有大批的殖民船队出出进进，而从殖民地搜刮来的珍品一般都会直接由水路运往首都伦敦，而并不会在各个港口停留很长时间。这样，大量的纺织工人就会随船队一起被送往伦敦，送到指定的手工工场去进行加工制造。久而久之，大量的廉价劳力和上好的原材料被源源不断地积聚在伦敦，这对伦敦地区的纺织业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英国的毛纺织业在工业革命前一直保持着非常的发展速度，在整个欧洲大陆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为英国的毛纺织业注入了新的能量与

⁴ 数据来源：N. Koru,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s Textile Collection: British textile 14s to 18s*, London, 1999

⁵ 摘自：N. Koru,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s Textile Collection: British textile 14s to 18s*, London, 1999

活力，英国的纺织业迅猛发展，为时装工业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1.2 英国手工业发展的传统

作为世界五大时装之都之一的伦敦，有着“世界时装工业中心”的特色称谓。时装工业属于“工业”的范畴。在英语中，“工业”（industry）这个词起先指一种品质，即“勤奋”，后来才转有“产业”和“制造”的意思。工业革命前所谓的“工业”包括这样一些行业：手工业（生产家具、服装、首饰、金属工具等）；产品加工业（酿酒、食品等）；还包括诸如采矿、冶金、炼丹、造船、建筑等行业。在上述这些“工业”中，手工业完全依靠手工操作，极少数的情况下会采用自然力为动力，如水力或风力。从生产组织模式的角度来说，当时的“工业”可以大致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型工作场地，比如采矿、造船、冶金，需要大量的分工。第二类是作坊，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从事某种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这就是手工业的主要生产组织模式，后来英国伦敦大名鼎鼎的“时装定制业”就属于此类。第三类是“家庭工业制”，一家老小围绕一项工艺并以此为生计，全家动手，分工合作，家庭就是最基本的生产单元，比如毛纺织业最初采取的就是“家庭工业制”的生产形式，并且在包括伦敦在内的城市郊区和广大农村地区非常盛行⁶。

手工业行会和工场手工业

英国的手工业在十五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英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集中和自由受雇的劳动力的出现，“手工业行会”最先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中出现。“手工业行会”以其正面意义来看是一种对传统手工业的保护措施，行会对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有着非常严格的准入制度及考查标准。当时手工业一般都是实行“师徒制”的作坊生产，行会对大城市里每个“定点”的手工作坊里师傅的情况、其所带学徒的数量、资质、生产技能都会进行详细的登记并会不定期地进行考查，择其中优秀者选入行会进行进一步的培养，如果发现其日后不思进取或者有违反行会规定的行为（比如抄袭和剽窃其他手工业生产者的劳动成果等），都会不留情面地将其赶出组织。英国手工业行会的种种清规戒律使得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殚精竭虑、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的生计，传统的手工业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比如，英国历史悠久的“时装定制业”长盛不衰的原因就与其严格遵守手工业行会所制定的“师徒独传”制度有关。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发源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手工业行会制度最终摆脱不了被时代淘汰的命运。到了十六世纪，英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资本的累积需要吸取大量的闲置劳动力进行生产，这时候的手工业行会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和经济环境了，很快被“手工工场”取而代之。

“工场手工业”是英国手工业继“手工业行会”出现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手工工场吸收了多于传统手工作坊数十倍的劳动力资源，这意味着传统的“师徒作坊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现代手工业的主要生产形式了。这种新兴的、劳动力空前密集的大型手工工场逐渐被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毛纺织业采纳，在伦敦等人口密集的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从十六世纪末到工业革命的前夕，英国的手工业已经非常发达，各种大型的手工业工场鳞次栉比，其主要依靠分工来提高效率。精细的分工，使工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专门从事一种单一的机械操作，这样的工人是未来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不仅如此，精细的分工导致了生产工具的专门化，每一种工具都只有一种特定的性能与用途，为工业革命爆发后大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创造了条件。

⁶ 摘自：M. Beatitude, *Get Dressed: A useful guide to London's boutiques*, London, 1996

1.1.3 工业革命对英国毛纺织业及手工业发展的影响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经济开始发展，最终导致了人们一般所说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工业革命造成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它不仅意味着英国经济的巨大增长，传统的纺织业及手工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意味着社会的整体变革。

经济发展的迹象首先在农业中表现出来，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农业经历了巨大变革，许多人把它称为“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发展了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增长了英国的财富，同时它还有一个无形的影响，即培养了贵族和乡绅的经营意识，使他们以市场为目标进行生产，努力赚取利润后再进行消费享乐。社会上层的这种谋利取向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向整个英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楷模，鼓励普通的人们去追求和创造财富，为日后追求时尚和享乐积累资本。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向来就是鄙视经营，而这个传统在英国是由社会最上层的阶级打破的，这彰显了英国的上层阶级，即王室和贵族在“破旧立新”上的激进态度和追求财富增长的迫切心理。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引领作用对塑造英国的民族精神和进取性格有着重大的作用，最终带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谋利追求，这对伦敦时装之都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棉纺织机的发明

工业革命以前英国传统的轻工业主要是毛纺织业，英国的呢绒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居欧洲市场的首位，以至于毛纺织业被称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在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工业革命最先是从小棉纺织业中开始的。因为棉纺织业是当时新兴的工业部门，受行会制度的束缚比较少，对于新方法的采用比较容易；棉纺织业比较集中，也比较容易改变为机器化的大生产；另外，棉纺织品价格低廉，市场需求量巨大，也为首先在棉纺织业中开展技术革新提供了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如果棉纺织业率先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必将加快传统的毛纺织业的现代化进程，从而奠定纺织行业整体的机械化生产格局。

1733年，英格兰中部的钟表匠凯伊发明了飞梭。原来织工织布，手掷梭子于经纬线之间，现在脚踏踏板，带动梭子往返飞动，功效则提高一倍。飞梭能否被称得上是一个机器呢？这里有必要先把工具与机器的特征区分开来。工具一般是指人从事劳动、生产所使用的器具，它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如斧头、钳子、缝纫针；而机器一般是由三部分：工具机、传动机和动力机组合而成⁷。因此凯伊的飞梭只能是手工工具的一个部件，不是机器。尽管飞梭不能算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机器，但它的功效是显著的，飞梭的使用造成了纺与织之间的不平衡，一个织工往往需要多个纺工供给棉纱，引起严重的“纱荒”⁸。为了解决这个矛盾，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一种新式纺纱机，以他女儿的名字命名为“珍妮纺纱机”，把一次只能带动一个纱锭的纺车改革成为能带动16到18个纱锭，这意味着由一次只能纺一根线变成能同时纺16至18根线，大大提高了功效。尽管“珍妮纺纱机”仍在使用人力，但它具备动力、传动、工具三个部分的装置，已经是一台机器了。“珍妮纺纱机”以及后来纺纱骡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纺纱的效率，把织布这个环节又远远地抛在了后面⁹。二十年后即1785年，英国的牧师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利织布机，使织布效率提高40倍。这样，棉纺织业中纺和织两个环节连锁反应使棉纺织业率先普及了机器生产。“珍妮

⁷ 摘自：Gary, A history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London, 1988

⁸ 摘自：Gary, A history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London, 1988

⁹ 摘自：Gary, A history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London, 1988

纺纱机”的出现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成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¹⁰。

棉纺织业中机器的使用，又引发了其他行业的连锁反应，不久，在毛纺织业、金属冶炼、首饰加工等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都陆续有了机器生产。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实现了机械化，一个新的课题又摆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动力问题。一种任何地方都能装置的动力机，在当时便成为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客观形势的需要使瓦特的改良蒸汽机应运而生。

动力机器的革新

英国的纺织业整体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技术变革。无独有偶，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彻底打破了英国传统纺织业和手工业的技术分工，使得纺织业从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向着机械化、规模化生产转变。不仅旧的生产格局发生了改变，工业革命重新划分的生产格局又使得新兴的纺织技术得以迅速传播。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纺织业与手工业在经过一系列的发展与变革后，

1.1.4 英国的毛纺织业及手工业传统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时装工业是时装之都形成的基础。作为时装工业奠基石的纺织业，尤其是毛纺织业有着悠久的行业传统。毛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英国当时最大的“规模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特别是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纺织业在新兴科学技术的引导下飞速发展，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前面已经提到过，伦敦地区的毛纺织业发展格局是该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由于伦敦特殊的城市地位，工业革命在纺织业上的发明创造最先在这里发扬光大。尽管这一时期伦敦尚未形成规模化的“时装工业”，但是时装工业的基本生产要素羊毛、棉纺织品、麻等的产量及销量在伦敦市场上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无疑为日后伦敦发展时装产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时至今日，伦敦的高级时装始终在面料上享有非常高的声誉，这当然是和英国悠久的毛纺织业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此外，沿袭了英国传统手工业的“师徒作坊制”生产方式的“时装定制业”以其独特的服装制作风格逐渐获得了王室及贵族的青睐，并最终发展成为伦敦时装之都的象征与骄傲。这在下一节中将重点加以论述。

1.2 英国“时装定制业”的传统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1.2.1 受王室、贵族青睐的“定制时装”

“定制时装”在英国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传统。早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家庭工业制及“师徒制”催生的手工作坊就是伦敦“定制时装”的发源地。工业革命爆发后，机器化大生产的步伐使得许多专门经营“定制时装”的手工作坊规模扩张，生产节奏加快。而“定制时装”的优良传统，即量身定做的款式、考究的剪裁工艺、精挑细选的面料仍然在伦敦这座传统气息浓郁的城市中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也正是由于“定制时装”的这些优良传统，其在手工作坊时期就已经受到了英国王室和贵族的青睐。

英国曾经是欧洲经济上最发达，王室权利最强大的国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王室尤其追逐时尚。从伊丽莎白一世时起，英国王室就一直扮演着本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时尚领袖”的角色。当时的英国刚刚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国运昌盛，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彻底击垮了曾经称霸大西洋一个世纪之久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夺取了海上殖民霸

¹⁰ 摘自：Gary, A history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London, 1988

权。作为一个新兴殖民帝国统治者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需要从各方面来显示自己在欧洲日趋荣耀显赫的地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手段之一就是利用“盛装”来显示自己日益膨胀的王权。伊丽莎白一世的着装风格在其统治后期变得越发强硬和富于侵略性，而这种风格受到了王室成员的追捧与效仿。伊丽莎白一世之后的英国王室沿袭了其统治时代的着装传统，对服饰的剪裁与刺绣工艺越发地苛刻，并逐渐追求个性与时尚。在这种兴趣驱动下，王室所有的服装几乎都要求进行“定制”。历史上以“穿着打扮”出名的英王乔治三世及其贵族阶层尤其钟情于“定制的男士西服”。王室和贵族对男士西服的钟爱使得其成为了伦敦时装之都的骄傲和象征，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英国王室在伦敦时装之都形成过程中不折不扣的“时尚领袖”地位。



图1 盛装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陛下画像



图2 追逐时尚的英国王室成员（维多利亚时期漫画）

1.2.2 “定制时装”的代表——男士西服的源起与发展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审美的变革是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后新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体现，是人类新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念的一种反映¹¹。”

18世纪，英国成为了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称霸，并与法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当时的法国国力强大，从路易十三开始实行重商主义，经济政府使法国在欧洲的强国地位更加确定，同时也是文化中心。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治理下，法国宫廷生活极为奢华，其服饰设计也竞相争艳。受宫廷艺术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洛可可服饰取代了荷兰巴洛克服饰在欧洲流行开来。这个时代男性的打扮和女性一样琐细、华美甚至可以称得上妖娆，男子的阳刚之气几乎被淹没在这些过分精细的花团锦簇之中¹²。从十八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男服在造型上受洛可可艺术的影响十分明显。这个时代男子的审美理想是建立在贵族等上层社会男子依靠世袭财产、封地、爵位等生活的基础上，劳动是一件卑下的事，与其相连的力量、田亩、实用等美学原则自然不被崇尚。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共和国，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世纪的工业革命更使它成为欧洲也是世界两大强国之一，渐渐地法国形成一

¹¹ 摘自：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1

¹² 摘自：李当岐，《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种趋势，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要参考英国。从时装领域的角度来说，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到整个十九世纪欧洲男服风格都受到英国男服的影响。

从各方面看，英国似乎是当时全世界最为民主自由的国家了。它的议会君主制对包括法国的很多国家的贵族、哲学家而言是政治的天堂，是国民自由的代表。它的服装，包括贵族，一直注重一种朴素的穿着，有别于法国繁冗赘余、金线刺绣等各种装饰得精致豪华的服装。1730年一位法国人访问英国，他记载说英国人穿着朴素，很少用全线装饰。他们穿着当地人称作“伏拉克”的深色小外套，没有过多装饰，但他们所选用的面料却是非常细致的羊毛面料。有钱的富商、绅士以及最有名的贵族、勋爵都穿着这种外套在街上漫步，国外的游客被如此简洁的服装所迷惑，尤其是当它非常体面地被贵族们穿着的时候。从传统来看，英国贵族是典型的绅士，观念与法国贵族完全不同。他们习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并通过自己经商去积极追求和创造财富。从生活方式看，英国贵族的生活中骑马是很重要的部分，尤其喜爱在乡村田园进行没有章法的狩猎，这与法国骑术学校严格的赛马手规则完全不同。而法国贵族生活在宫廷中，远离他们的土地。因此英国人的身材结实粗壮，观念举止更自然，更具男性气质。

同时，18世纪的各种革命使英国的男士或投身于社会活动或进入商业界等，都承担起各种责任，开始了繁忙的奔波。可以说，是当时民主而务实的英国孕育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观，预示了现代男士服装的一个重要类别——商业装，即男士西服的诞生。在这样的时代，男装向朴素、含蓄、庄重的方向变化是势在必行了。从18世纪中期开始，衬衫外穿背心，背心外穿长上衣成为男士西服的固定组件，显出男子的威严整肃之美，越来越朴素实用了，并成为男装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成为伦敦时装之都最为重要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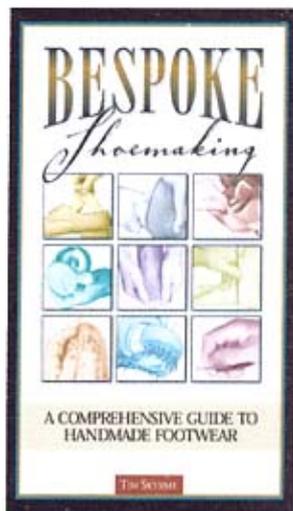


图3 经典的绅士男装——夫拉克外套 图4 萨维尔街的上商铺的编号 图5 19世纪“定制时装”宣传册

男士西服的定制场所与制作过程

伦敦时装之都经常被业界称之为“世界经典男装之都”，可见，男士西服的制作是伦敦“时装定制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至今仍是世界范围内男士西服工业纷纷效仿的“法典”。

前面已经提到过，男士西服的定制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那时伦敦的萨维尔街(Savile

Row) 专为皇家定制军服、骑马服,后演变成西服定制。当时的伦敦人曾半开玩笑地说“那些英国裁缝做惯了军服,做出来的西服只有在立正的时候最显合身”。第一个在萨维尔街(Savile Row)开裁缝店的是亨利·波尔,他精湛的手艺得到了爱德华七世的青睐,不过,真正让萨维尔街(Savile Row)广为扬名的是爱德华七世的孙子温莎公爵。喜爱社交和时尚装束的温莎公爵是这里的常客,还把此地介绍给美国的好莱坞明星葛来·古佩尔,这些生活高调的人们终于让萨维尔街(Savile Row)门楣光耀。从那时起,定制西服就和“皇室”、“贵族”、“名流”画上了等号,变成每个体面绅士都必须拥有的行头¹³。到了20世纪初期,英国伦敦的萨维尔街(Savile Row)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定制西服的圣地。这跟当时的英国绅士大多身穿西服的公众形象有关。一套做工精细、质地优良且合身的西服表现出的高贵气质总能与人浑然一体。而60年代之后,设计师取代了“裁缝”,高级时装品牌开始大举进入成衣业,形成了一系列目前全球销售的“时装名牌”。但同时,手工定制西服这一传统并未受到威胁,仍然受到高品味人士的追捧。

在伦敦文明遐迩的“定制西服一条街”萨维尔街(Savile row)上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专营男士西服的“布克列顿”西服定制店一直受到英国王室、贵族的青睐,其生产的男士西服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非常高的声誉。时至今日,伦敦的萨维尔街(Savile Row)依然狭窄低调,却一直头戴“世界顶级定制手工”的光环,接受来自全世界的绅士们的追捧。在那些幽雅的裁缝店里随处可见欧洲各个国家授予的奖章,走进去,在空气不是很流通的矮檐地下工作室里,制作上衣和裤子的师傅们、挖扣眼和完成最后工序的工匠们都在紧张地忙碌。大捆的织物、拉链和袖口布堆在旁边,还有其他重要的数据也在摊开的笔记本上写着,包括对肩线的要求以及“刚刚离婚,喜欢雪茄”等细节无不彰显了伦敦西服定制业的悠久传统¹⁴。

男士西服属于高级时装的范畴。高级时装是手工时代的遗物,其精髓就是指由非常杰出的“裁缝”纯手工为客人度身定做、量体裁衣。在“布克列顿”定制一套西服需要经过一系列关键环节。其量身定制的细节处理和工艺特点处处体现出了伦敦西服定制业的专业、独有、高贵与不凡。

第一次沟通至少半小时

第一次去“布克列顿”定制西服的顾客往往心中有数,都对自己喜欢的样式和品牌有了一个大致地了解。但是,通常顾客本身对自己的体形了解并不一定很专业,有些客人挑选的面料或式样,可能不适合自身的体形与气质,那样双方就需要进行沟通。“布克列顿”西服定制店非常注重和客人的沟通,初步交流至少半小时以上,如果确定了面料,那么加上量尺寸和了解具体的要求,通常需要1个小时,有时候顾客的要求和专业眼光的效果有较大的差异,所以需要双方很好的交流,在备注中记录下来。

店家需要顾客提供的基本信息

“布克列顿”西服定制店要从顾客那里了解的基本信息包括:职业、喜欢的面料、颜色,西装用途(休闲、工作、宴会、婚礼等等。)是否经常穿西服,价位等等。而客人的资料将被永久保存,如果短时间内再做同类服装就不用再次收集信息和进行试衣。相反,相隔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再来做西服,不管店里有多忙,“布克列顿”西服定制店也会坚持要重新量尺寸。

¹³ 摘自: Breward, Ehrman, Evans, *The London Look: fashion from street to catwalk*, London, 2004

¹⁴ 摘自: R. Bennett-England, *Dress Optional: The revolution in men's wear (1)*, London, 1997



图6 摄政街上的“定制时装”店铺招牌



图7 “布克列顿”西服定制店的内景(今)

从开始制作到成衣至少 40 小时的工作时间

从确定面料到成衣，至少需要时间 40 小时。“布克列顿”西服定制店充分体现了伦敦萨维尔街 (Savile row) 上英国资深设计大师们专门研究的商业西服的精湛技术。其间，要求客人试衣一到两次，一次试毛样，根据数据和顾客要求，对西服进行细致调整，劈壳，局部修正，出半成品，客人再次试光样，以确保让顾客满意的合体程度和完美上乘的质量保证。老顾客可以免去毛样的试衣。在定制一套男士西服的过程中，这到步骤往往会重复两到三次。第一次试身后，西服会完全拆开并按试穿基础上的改动而重新剪裁，然后再进行细致的缝制。在缝制过程中，每一道工序完成后裁缝师傅都会进行小熨，确保满意后再继续下一步。量身和剪裁完毕后，还有一道锁扣眼的工序。一般情况下，西服制作整个过程需要十天左右。由于经常光顾“布克列顿”西服定制店的客人大都是声名显赫的英国绅士，甚至是王室和贵族成员。所以在成衣后，店里会有专门的人按客人预先留好的地址，严格在三天之内送到。如果是在伦敦城区，那么最多一天的时间就可以送达。

面料决定西服的款式

传统的西服界有句行话“面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面料的决定作用不只是冬暖夏凉这么简单，而是面料成就款式和规格档次。作为伦敦最古老的西服定制店，“布克列顿”对面料的选择非常的考究，他们会把各种面料做成的西服样装挂在店里进行展示，所有的顾客都可以随意触摸和试穿。而且在提供种类多样的英伦本土面料，如纯羊毛面料、羊毛混纺面料的基础上，“布克列顿”还提供意大利、法国、俄国的高档进口面料，无论颜色和质地都可谓是有应有尽有，并且品质上乘，堪称极品。

细节处理决定成败

服装的细节处理是判断一套西服是否为上品的关键。保守而心细的“布克列顿”西服定制一贯注重每一个细节。包括与面料息息相关的辅助材料，包括剪刀、尺和线，都有讲究。“布克列顿”常备五十多种辅料，比如粘合衬、修绒条、纽扣等等，全部采用本国的高级产品。对有些服装配料的选用非常严格而苛刻。最起码的要求是无静电、不易缩水、牢度好、烫后不易走形。部分定制的高档西服的里衬采用全毛黑碳衬，具有薄、软、挺的特点。袖口的克夫配有各式的袖钉，有适合正式场合用的，还有休闲时光戴的。后来随着东方风情的介入，中式的盘扣也逐渐出现在高级定制西服的袖口，透露出一种在保守风格中创新的异国情调。

此外，定制的男士西服通常都没有品牌，如果要想知道一件西服是在哪家定制店完成的唯一途径就是翻看西服的袖口或者领口的里衬里拇指大的小标签，上面通常印着主裁缝那拗口的名字。这一经典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以至于今天很多外国定制西服的袖口或者领口的里衬的标签上不是印着这套西服的品牌，而是一串字体洋洋洒洒的设计师名号。

1.2.3 “定制时装”的商业化及大众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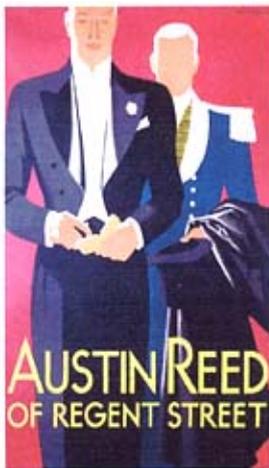


图8 阿斯汀·里德在摄政街分店开张时的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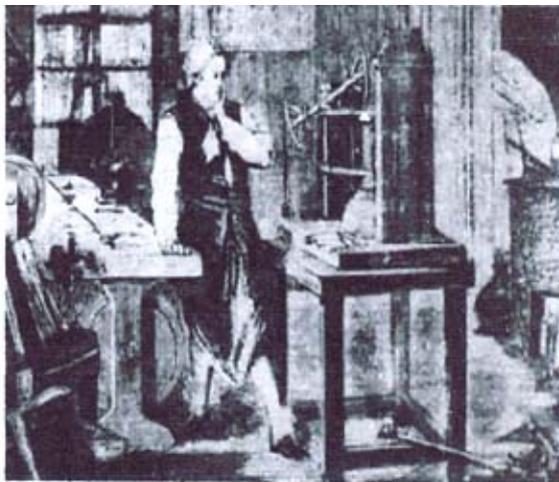


图9 工人在阿斯汀·里德第一家西服定制店内进行工作

十九世纪初期，随着时装街的兴起，伦敦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时装定制业”开始在时尚的舞台上大显身手。经营“定制时装”的店铺首先选择了于1825年建成的“摄政街”作为在时装街登陆的头阵。摄政街是在英国王室的全力支持下，由乔治四世的御用建筑师约翰·那什亲手设计的伦敦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时装街”。该街北起国王乔治四世的行宫“温伯罕”宫，南至皇家园林“瑞金花园”，贯穿整个伦敦西区。后来若干年中陆续修建成的众多时尚街道如“邦德街”、“皮卡迪利大街”、“圣詹姆斯大街”、都与其错落交叉。摄政街的建成使得伦敦西区第一大行政区域玛丽伦纳德的居民人口激增，伦敦人大量向这条街的周边地区迁移。此外，由于从“摄政街”到议会下院十分的便捷，从而很多下院的议员们也纷纷从伦敦其他地区搬迁到这里居住。由于当时的英国已经顺利进行了光荣革命与宪章运动，议员（尤其是下院的议员）的权利迅速扩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上院的贵族，所以当时很多人称他们为“新贵族”。这些“新贵族”对定制服装异常

的青睐，热衷程度不亚于王室与贵族，加之其群体庞大，所以很快便成为了“摄政街”的消费主力，极大推动了“定制服装业”在时尚街区的发展与壮大。“摄政街”上大名鼎鼎的“皮尔蓬姆”服装店就是这些人捧红的¹⁵。像伦敦很多的手工服装作坊一样，皮尔蓬姆服装店的一层是接受顾客咨询与进行买卖交谈的客厅，而工艺间和储料室则全在地下，店里的裁缝和伙计则住在店铺的二层。于是，一般的客人是根本没有机会一睹其工艺流程，这也是伦敦“定制服装业”的一个传统制度。正是这种十分隐蔽的环境使得“摄政街”上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定制服装店铺各具特色，其产品的工艺避免了雷同之嫌，从而得以久盛不衰。

伦敦的“时装定制业”以“西服定制”为起源与先导，受到英国王室、贵族、以及刚才提到的“新贵族”议会议员们的青睐和追捧。那么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普通民众对这种“定制服装”也产生了一种“奢求”，而这种“奢求”正式靠着时装街的兴起而最终成为了现实，“定制服装”也逐渐走下了神坛。然而，时至今日，尽管成衣业已经相当的发达，伦敦传统的“定制服装业”依然在现代时装商业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最具代表性的英伦本土男装品牌 AUSTIN REED 1900 年在西区 Fenchurch 街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是一个典型的“服装定制”作坊，其后在 1923 年重建后的“摄政街”开第二家店的时候仍然坚持走“服装定制”的路线。如今除了在英国拥有近 70 家专卖店外，在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各大都市都设有专卖店及百货专柜，被誉为“全球质量最高的服装品牌的代表”¹⁶。AUSTIN REED 能成为高质量表征的主要因素在于其考究的剪裁缝制，这一点是与其始终把“服装定制工艺”做为设计的核心思想分不开的。此外，除了加强传统做工上的精致——注意钮扣、口袋、里布及其它细节，并逐渐融合了时尚潮流的剪裁设计，创造出隽永内敛的英式风格，是伦敦时装之都一道极其亮丽的风景线。由此可见，“时装定制业”形成了伦敦时装之都商业运作的基础。

1.3 英国的绅士文化传统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1.3.1 英国的绅士文化

提起英国，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彬彬有礼的绅士，他们举止文雅，说话慢条斯理，并且非常注重自己的着装穿戴。“绅士”思想在外人看来是英国的象征，其他本国则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包括很多贵族在内的英国男人宁愿选择做一位优雅的绅士，或者归野田园做一名地地道道的“乡绅”。可见，了解英国的绅士传统对了解时装之都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英国的绅士在十九世纪前长期居于乡村，又因此得名“乡绅”。他们热衷于野外体育运动而非宫廷生活。英国的乡绅们有一种独特的意识，即把人生万事都理解为体育比赛，以体育精神待人处事。即使是身处逆境，也能在精神上有所超越，以另一种视角去审视逆境中的快乐。这种思考方法可以从后来的英国的政治家中看到。例如，当二战胜利一成定局，乡绅出身的首相丘吉尔即由于保守党在大选中的落败而下台。然而丘吉尔丝毫没有报怨国民的忘恩负义，在回答妻子安慰时说：“这只不过是一次极短的休养，下一选举将会胜利，上天将败北作为一种变相的恩惠赐予了我。”

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迅速发财致富的产业资本家逐渐增加，他们也逐渐加入了绅士得行列。新兴的商业资本家为了使他们的孩子成为标准的绅士，这些中产阶级将孩子送入公立寄宿学校。

¹⁵ 摘自：Stephen, Jane, A history of Regent street, London, 2007

¹⁶ 摘自：R. Bennett-England, Dress Optional: The revolution in men's wear (2), London, 1997

自中世纪以来,在欧洲其他国家所谓绅士是指有身份的男子,但是早在十五世纪英国诗人乔里地里亚就曾提出,“只要象绅士那样行动,谁都是绅士”¹⁷。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公立学校的繁荣,乔里地里亚的观点开始被广为接受。在欧洲尤其是英国,为了引导国民向良好方向发展,人们开始有目的地创造和培养绅士理想。这种理想不仅采纳了中世纪的骑士文化、法国意大利的宫廷礼仪,还上溯到希腊、罗马的人文精华,再加上了英国自己的一整套理想,成为了一套非常严谨的体系。简单归纳一下就是:现在绅士要有希腊人富于思想的谈吐及彬彬有礼的举止、要像古罗马人那样意志坚强,言而守信,要保护柔弱,崇尚英国的骑士精神,外表彬彬有礼,态度优雅,以法国、意大利宫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穿着,严格恪守体育精神化的英国乡绅传统。

现代绅士的概念是历经几个世纪的不断变动中完成的。其要素由各方面汇集而成,虽然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吸收了欧洲文明进程中男性文化的许多积极因素,所以能成为一种非常系统化了的人格理想。绅士并非是英国独有的,而是视人格和举止而定。就如同乔里所说只要有绅士的行为,谁都可以成为绅士。而英国的绅士突出与优秀使得其谈吐与着装传统成为了欧洲其他国家“绅士”阶层纷纷仿效的楷模。

1.3.2 绅士文化与男装

英国绅士文化从发展到形成的若干个世纪中,绅士文化作为男性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男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就象是一只无形的手,穿过了历史,穿过了地域,或多或少地掌控着现代化了的生活。绅士文化对男装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具体的社交礼仪上,一方面表现在服装及服装要素选择的价值取向上。

社交礼仪一直是绅士文化的重要部分。现代社交礼仪来源于官庭礼仪,虽然有不断简化的趋势,但正确的礼仪仍是身份和修养的标志。社交礼仪不仅对行为举止有一定要求,服装也必有规范。这种规范经不断的演化与积淀,逐渐确立为具有男士社会集团约束力的服装着装程式。

男士着装程式首先表现在不同的时间场合要穿不同的服装。于是男装被分为礼服,日常服,便服三大类。礼服中又进一步分为第一礼服包括层礼服和晚礼服,正式礼服包括塔士多礼服和普通层礼服。日常装又分为三件套装,两件套装,运动型西装。每种西装都有相应的裤子,衬衫、马甲、领带及其它饰件相配,不能穿错。爱德华时代,为了能在每一项上流社会活动中穿着得益,一个绅士需要16套不同的服装。即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一个绅士所需要的衣服已不太多,但仍需8套完整的衣服,7顶帽子¹⁸。今天的伦敦男装已极为简化,但工作场合穿职业套装,正式场合穿黑色套装仍然是必须的。

其次,男士服装程式还表现在穿着的细节上。例如对套装上衣系扣的规定,穿两粒扣上衣,系上边的一粒扣表示郑重,不系扣表示气氛随意;三粒扣西装系中间一粒扣或靠上的两粒扣表示郑重,但全系上将被视为无知和愚蠢。套装的衣领要矮于衬衫的衣领,衬衫的袖子要比套装袖子长。裤子有翻脚和非翻脚之分,用于正式礼服时,禁穿翻脚裤。领带为配合衬衫的领型而采用不同的扎法,扎成后的长度不宜超过腰带,并放入背心里面等等¹⁹。

1.3.3 绅士文化与男装的大众化

本节开始时已经提到过,在绅士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总离不开体育运动的影响。无论是骑士,宫廷的贵族还是普通的绅士都把体育看成是一种必要的修养。体育运动的兴盛繁

¹⁷ 摘自:费尔巴哈,《论美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77

¹⁸ 摘自:R. Bennett-England, Dress Optional: The revolution in men's wear (2), London, 1997

¹⁹ 摘自:R. Bennett-England, Dress Optional: The revolution in men's wear (2), London, 1997

荣了绅士文化，促进了绅士服装的简化，也同时为绅士男装的大众化进程铺平了道路。

英国在经历文艺复兴以后，精巧华丽的服饰一直是男装上显示地位和财富的手段。而到了 18 世纪末期，英国绅士日常骑马和狩猎的服装开始成为其它欧洲国家男子服装的样板（这为数十年后“花花公子”在时装上的创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狩猎运动暗示了一个人拥有广阔的土地，说明了他的地位和身份，所以穿这种衣服的人也就有了声誉。而象法国贵族穿的刺绣的上衣，缎子裤子却很难适应骑马猎物。于是英国男子简单的燕尾服开始成为时髦的“运动服”。随着流行的发展，人们不仅打猎时穿它，而且日常生活也穿它。燕尾服渐渐成为男性的正式穿戴。参加体育运动一方面是一种绅士生活方式的延续，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一个人有足够的闲暇时间用于娱乐而不是工作。此后，随着休闲、体育等生活方式的发展，休闲运动装便成了男表演化的一个主要来源。

随着社会日益开放、文明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普通民众逐渐受到了这种泛体育精神化的“绅士文化”的感染与鼓噪。闲暇时间的增多，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男性有机会加入到休闲和体育运动中。男装的“燕尾服”表现出勃勃的生机。田园服，海滨服和适合运动的便装也大量地涌现出来²⁰。到了十九世纪 80 年代，英国出现了一种系腰带的诺福克式夹克衫，用方格花呢制做，肩部到衣襟下摆有箱形折缝。下配过膝的大灯笼裤、护腿。起初用于打猎，逐渐发展成了户外穿用最多的上衣，而其穿着的群体也不再仅仅限于那些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的绅士们了，这种承载着“绅士文化传统”的新型套装在伦敦街头随处可见。

二十世纪 20 年代，针织服装开始由内衣变为外衣被男性广泛地穿着。当时在网球赛前赛后穿着的 V 领毛衣，由颇具绅士风格的男装时尚领袖威尔士王子在不同场合穿用后，很快流行起来，最终发展为今天大家普遍穿用的男子 V 字领套头毛衣。

小结

历史悠久的纺织行业传统、受王室和贵族青睐的“时装定制传统”及扎根于英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绅士文化传统”对伦敦时装之都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章首先论述奠定了时装之都形成的物质基础——英国的纺织行业传统，结合工业革命的影响对其起源及发展脉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阐述了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及影响。接下来对伦敦独特而历史悠久的“时装定制传统”及其对时尚形成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进一步阐明了英国王室和贵族“时尚领袖”的地位。此外，绅士文化传统同样是形成伦敦时装之都所不可或缺的要害，这在本章最后一节里也有论述。

²⁰ 摘自：Breward, Ehrman, Evans, *The London Look: fashion from street to catwalk*, London, 2004

2 创新对伦敦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2.1 英国“花花公子”引领的服装创新

2.1.1 “花花公子”与贵族传统的渊源

英国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君主制国家，“贵族传统”在英国有着很高的地位，是英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贵族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上无论是抗击外敌还是反对封建王权，贵族都积极带头参与。英国贵族有崇尚勇敢、公正、理智、自制等品性，相对于欧洲大陆贵族而言，腐化堕落、荒淫无耻、无所作为等现象在英国贵族中较为少见。英国的贵族阶层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吸收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只要个人努力便可能跻身贵族或更高一级的社会阶层，由此激发了人们的积极进取和自我奋斗精神。这种进取精神使英国社会充满了活力。

英国成为殖民帝国后，作为上层建筑的贵族阶层获得了空前的荣耀。贵族传统日益强大，社会各阶层都向贵族看齐。如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作为现代化工业革命时期的中间阶层极力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他们宁愿放弃自己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而去当一名对社会无关痛痒的乡间贵族²¹。”工业资产阶级的这种被贵族传统的同化，造成他们在产业上进取精神的衰退。第一次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但第二次产业革命却转向德国和美国，这与工业资产阶级仿效贵族，失却进取精神有一定的关系²²。

十九世纪初期伦敦出现的“花花公子”即是当时对贵族阶层与仿效贵族传统的工业资产阶级内一些年轻的“纨绔子弟”的统称。这些年轻的贵族或“准贵族”崇尚华丽、考究的服饰，彬彬有礼的言行，内涵精妙的高谈阔论，优雅闲适的户外活动等等。他们蔑视平庸、忙碌、勤劳、进取的平民社会，用自己的高贵与悠闲讽刺、嘲笑整日忙忙碌碌的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花花公子”喜欢通过对自己的精心打扮与追求时尚潮流来炫耀财富。与传统的贵族阶级一样，“花花公子”继承了传统贵族偏爱“定制时装”的传统，他们经常穿着合身的紧身裤、绅士燕尾服，手拄拐杖，系着色彩鲜艳的围巾光顾坐落于“摄政街”、“萨瓦尔街”上的“时装定制店”，同时又兼具贵族传统所没有的“现代性”。他们喜欢在“社交俱乐部”或者夜总会显示自己的着装，希望能够引领潮流，做时尚的领军人物。此外，由于当时的英国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成衣业的影响，“花花公子”在选择服装进行搭配时对美国化的成衣青睐有加。以“在乎外表”而出名的温莎公爵（后来的爱德华八世）在年轻时就是典型的“花花公子”。在温莎公爵的一生中，因他的倡导而风行一时的服饰有：斜纹软呢服，格子呢，与之相配的鞋，鸭舌帽，肥大的灯笼裤，还有一种独特的领结——他在自己所有的领结里都塞进了特殊的填充料。他的夹克衫是在伦敦定制的，但裤子他还是认为美国人做得好，所以不论哪次定制服装，总有一半的布料是要被送往纽约，于是他的裤子被辛普森夫人嘲笑为“飘洋过海的裤子”。

²¹ 摘自：周玉清，《英国贵族生活史》，译文出版社，2000

²² 摘自：Breward, Ehrman, Evans, *The London Look: fashion from street to catwalk*, London, 2004



图 10 “花花公子”的代表人物博·布鲁梅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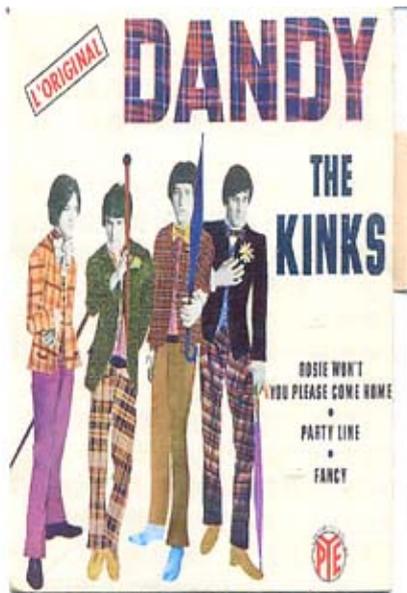


图 11 19 世纪末印有“花花公子形象”的海报

2.1.2 “花花公子”的代表人物博·布鲁梅尔

法国著名的唯美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对“花花公子”有着更为形象的描述：“他们是一帮富有而懒散的男子，他们甚至也厌倦了自己的富有和懒散，但除了寻欢作乐，他们又实在别无所长；他们生与锦衣玉食之家，从小就习惯于别人的唯唯诺诺。总之，这种男子除了衣着优雅招摇过市之外别无所长，他们总是保持着与众不同的仪表，他们这种在衣装上的创新卓然不同与平庸之辈。”

“花花公子”的“教主”地位当仁不让地要给英国人博·布鲁梅尔 (Beau Brummell)，他是有史以来对着装最斤斤计较的男人。他曾经为了得到一副完美的手套，要特别请专人来缝制大拇指。可他并非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近代翻版，“一种理想的低调而优雅的形象”这种说法更符合他的理想，也代表了整个“花花公子”的着装观念。

布鲁梅尔本人出身贫寒，却以他无可挑剔的趣味与优雅风度成了整个英国“花花公子时代”的男明星，成为国王乔治四世最亲密的伙伴，并在社交界大受欢迎。诚如锡德尼·芬克斯坦所说：“外在的仪表，特别对于男人来说，成了政治和社会利益的大有以为的标志。”布鲁梅尔自觉领导起了男性时装的革命：他崇尚勤洗澡，而不用香水；推广浆制得很好的亚麻布衣服和优雅的花结装饰的领巾。布鲁梅尔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股风潮到了奥斯卡·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时期被继续发扬光大，这位英国著名的唯美主义作家写到：“着装之美，可以改善一个人的生活质量²³”。他所极力推崇的天鹅绒、丝绸面料，以及兰花图案的纽扣眼均成为有钱有势的“花花公子”们的标准穿着。

2.1.3 “花花公子”的着装风格

“花花公子”波德莱尔的名言“男人爱打扮同宗教信仰一样神圣”揭示了充分反映了这些贵族阶层“纨绔子弟”们对个人穿着打扮的高度重视。他们非常注重服装的形式

²³ 摘自：奥斯卡·王尔德，《多利安与葛莱》，商务印书馆，1988

美，这与他们的贵族出身不无关系，但他们也十分反感贵族服装繁冗的礼仪制度。此外，由于“花花公子”对社交场所变现出来的浓厚兴趣，使得那些“功能化、体育精神化了”的“绅士”服装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于是，这些贵族出身、兼具“现代感”的“花花公子”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时装风格，同时在此基础上采用一些富有创新性的色彩进行装缀，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²⁴。

“花花公子”在着装的基本形制上依然坚守贵族阶层“时装定制”的悠久传统。尤其是贴身穿的上衣及外套，但是会在领子上进行一些改动。他们会要求裁缝上衣或外套的领子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宽加厚，并反复翻折出明显的褶皱痕迹，以便在穿着时将其竖立起来，其高度一般是从脖颈的根部向上大约一英尺的高度，这个高度足以把整个颈部、下颚和半张脸颊遮起来。下身的穿着相对随意一些，但一般都穿臀部绣有金色或银色花纹的直筒紧身绒裤，可以使腿部的线条显得更加清晰和明朗，而稍微肥大一些的灯笼裤一般都为体形较胖者穿用，目的也是为起到修整腿部线条的作用，让腿看上去不是那么粗壮。正是由于大多数“花花公子”喜欢穿着贴腿的直筒紧身裤，人们一眼就能看到其鞋子的式样，并以此来辨别其身份地位，以至于“花花公子”对鞋类的要求十分苛刻。这时候的伦敦上层社会普遍流行穿雕花的镂空皮鞋，作为自诩为时尚领军人物的“花花公子”自然对这种鞋青睐有加，但他们在原有的基本样式上叫“鞋匠”把鞋楦的底部垫高，腰部收窄，并在鞋子的前部加上了一个尖顶。这样在实际穿着中，脚就不由自主地向前顶，步伐自然也不自觉地显得轻快起来，生活的节奏似乎也就在这一不经意间加快了。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中东欧”的波希米亚风格对“花花公子”的着装也有很轻的吸引作用。“波希米亚风格”起源于捷克地区，“波希米亚”本意是“追求自我、实现心灵满足的生活态度”²⁵。其精神体现在服装风格上则代表着“狂放不羁与对传统的背叛”即“风格激进的创新”。层叠的蕾丝、蜡染印花、皮质流苏、手工细绳结、刺绣和珠串，都是波希米亚风格的经典元素²⁶。这种风格对自诩“时尚”的“花花公子”来说自然是有莫大的吸引力。乔治四世时期，捷克的波希米亚富商经常来往穿梭于伦敦、巴黎、米兰、布鲁塞尔等时尚都市。“花花公子”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些近距离接触“波希米亚风格”的好时机。久而久之，这种激进的服装风格在伦敦的“花花公子”中流行开来。于是，紧身裤、定制的绅士“燕尾服”、刻花的镂空皮鞋、光溜溜的手杖配上色彩斑斓，风格大胆粗犷的“波希米亚围巾”就成为“花花公子”们最为惹眼的装扮了。

²⁴ 摘自：Breward, Ehrman, Evans, *The London Look: fashion from street to catwalk*, London, 2004

²⁵ 摘自：史学彦，《国家知识》，地图出版社，1999

²⁶ 摘自：Breward, Ehrman, Evans, *The London Look: fashion from street to catwalk*, London, 2004



图 12 典型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围巾



图 13 受“花花公子”影响的伦敦时尚组合 dandy walort

2.1.4 “花花公子”的着装风格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花花公子”这种融合了“贵族传统”与“创新风格”的全新形象引来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886年，德国游客 Sophie Von La Roche 在游览完伦敦有“花花公子服饰一条街”美誉的牛津街之后留下了有强烈召唤性的评论：

“要不是看到古老的大笨钟还伫立在泰晤士河畔，我真很难从年轻人的穿着打扮上感觉到自己是在神圣的大英帝国首府”。

从今天来看，“花花公子”的着装风格对当时的影响则更多是对人们心理层面及着装观念上的冲击，这在视觉上的直接刺激带来的震撼往往更为深远而持久，更重要的是，对伦敦时装之都时尚氛围的形成至关重要。以至于在“花花公子”时代数十年之后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在时装创新的道路上依然受到其着装风格的影响，不仅“波希米亚”风格又一次出现在伦敦街头，服装的“创新风暴”如疾风骤雨一般，来得更加猛烈了。

2.2 青年亚文化群体引领的服装创新

2.2.1 青年亚文化的形成

从服装发展史的角度看，青年亚文化一般是从二十世纪的 50 年代算起，一直延续至今。50 年代是西方工业国家经济繁荣的年代，就英国的情况来说，从 1951 年到 1960 年间，国民经济一直以 12.5% 的速度增长²⁷。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生活在物质充足的环境里，青年人独立的收入使他们能够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至二十世纪 50 年代中期，青少年的工资比战前高出近一半，其中一大部分花在了服装、香烟、录音带和化妆品上，青年消费市场进一步得到扩大。年轻人的自我意识也随着经济能力的增长而日益表达出来，我

²⁷ 摘自：R. Barnes, *Mods!*, London, 1989

行我素，以其特有的方式挑战、冲击和解构着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²⁹。

青年人坚持侧重精神生活、轻物质主义的信念，藐视权威，无所畏惧，勇于探索和冒险。追求时髦的他们以其“超然冷漠”或“热烈激动”所追求的最后归宿感，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消遣，他们遵循着“不听命于政府，也不皈依上帝，无须永恒许诺责任”的原则，坚持反文化、反主流、反体制的立场。于是这些为传统价值观念所不容的离经叛道、桀骜不驯的边缘人物逐渐形成了一个向主流社会挑战的青年亚文化群体。

2.2.2 青年亚文化下的服装发展轨迹概述

青年亚文化是文化的革命，同样也是服装的革命。青年亚文化在着装上的表现通常被称之为“街头风格”。美国心理学家赫洛克认为：“那些缺乏能力、仅仅依靠自己还不足以高于一般水平的人，需要通过衣着来得到他人的认可——因此导致人类在服装上走上极端²⁹。”这种观点说明了服饰心理现象的一般规律，即年轻人喜欢在服饰上突破正统的着装规则，通过反叛的装束，化解了他们不易满足的愿望和好奇心，以及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多种矛盾心理，使得他们的情绪获得疏导和发泄。

青年人的服饰是保护自己的重要符号工具，也是引起他人注目、强调自我存在的手段。他们不仅利用衣着表明自己和主流文化的区别，也利用衣着表明他们和其他的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不同。许多青年人认为可以通过与以往不同的衣着方式来表达一种对传统的反叛。他们在服饰、发式、化妆以及日常行为上，均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主张“自己动手”，“把看来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于是非洲部落特有的发式、吉普赛游牧民族的服装一时间都出现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坚决拒绝繁复的道德规则的拘束，推翻传统的穿衣规则、形式美法则。通过当时流行的摇滚音乐以及“招摇过市”的摇滚明星的传播，将这种文化模式上升为一种“时尚”，在青年人中蔚然成风。

从二十世纪 50 年代起，伦敦街头的特迪(Teddy Boys)、摩登(Mods)、嬉皮(Hippies)、朋克(Punk)等街头文化群体的兴起，都可以归因于现代青年对现实不满而要求自我表现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新的趋势是社会规则的传统模式遭到破除、中断的标志。这一文化通过各种象征符号、服饰风格等的组合，为各成员在集体意义中提供强烈的个体意识。年轻人攻击对情感的约束，喜欢在服饰着装上体现轻松、非正统的风格。他们藐视考究、奢侈的消费方式，常常用下层阶级的服装来表达对正统品位的反抗。在人类服装历史的长河中，希望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勇于挑战人们内心固有格式的例子比比皆是。20 世纪 20 年代的“花花公子”、“伦敦女孩”、40 年代以宽松、鲜艳的的西服，印花衬衫、萝卜裤为特色的祖特形象等都打破了常规着装的规则。正是这些在着装风格上有着鲜明特色的亚文化群体是对整个 20 世纪伦敦时尚发展演变的最大冲击，为伦敦时装之都打上了深深的“街头风格”的烙印。

2.2.3 伦敦街头早期的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着装风格

2.2.3.1 伦敦街头的“泰迪男孩”形象

“泰迪男孩”形象是二十世纪 50 年代中期首次出现的英国青年亚文化，主要来自那些没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泰迪男孩”迷恋英国“花花公子”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着装风格。“泰迪”是爱德华王子的昵称，被称为“泰迪”男孩的这群年轻人穿着爱德华王子时代的服装，迷恋时髦的摇滚音乐，并且加入了英国种族歧视的行列。他们的装扮主要是以高耸的背头发型，长外套，天鹅绒修饰的领口、袖口，绳状领带，窄管裤，胶鞋，白袜子

²⁹ 苏珊·凯泽，《美国服装社会心理学》，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

为代表。“泰迪形象”是年轻人自塑流行的先驱，他们对于西方服饰的最大贡献就是奠定了青年人在穿着打扮上表现出自主性的选择。

2.2.3.2 伦敦街头的“机车手”形象

随着 50 年代中期英国社会的广泛就业和经济繁荣，不少青年人拥有了自己的摩托车，与之相配的皮夹克、皮裤和皮靴也随之风行起来。它们的流行同样标志着一个新团体的出现——机车手，这是个由穿着皮革质地的服装、喜爱摩托车的机车手们所组成的青年团体。这种强硬、粗犷的皮质服装显示出他们“强硬的”男子汉气质，并且也符合长期驾驶摩托车的功能性，当然也不排除受外界影响所致，例如美国好莱坞 50 年代的电影《坏小子》中，演员玛德·白兰度所塑造的坏小子形象。

2.2.3.3 伦敦街头的“摩登族”形象

摩登族是 60 年代在英国崛起的青年亚文化团体，外界对它的评论是“似乎在一夜之中就成长起来”。当时的伦敦，有不少出身于从事服装贸易家庭的青年，属于中产阶级，热爱时尚新潮的东西和音乐，他们是最初的摩登族。摩登族穿着复古，剪裁考究，外表招摇。他们喜欢明快的图案，大量的色彩堆砌，钟爱当时剪裁修身塑形，三粒纽扣的小西服。摩登族对发型的要求什么苛刻，统一梳整成一定款式的新潮短发，整天听着布鲁斯音乐和英伦摇滚。摩登族经常出没于夜总会来展示自己的时装和舞姿，电车是他们典型的交通工具。为了跟上那种 24 小时跳舞直到倒下的生活方式，摩登族青年通常依靠吸毒来维持旺盛的精力³⁰。

摩登族由于他们所选择的音乐、服装、舞蹈，以及选择驾驶机动车外出旅行的生活方式，于是在机车手们与摩登派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摩擦。在机车手的眼中，摩登派是女性化、虚弱、“时髦的”假绅士的代名词，而机车手又被对方视为时代错误的产物，他们粗野、肮脏。一般而言，“摩登族”形象多出现在大城市，尤其是在伦敦扎根；而“机车手”形象往往更加地趋向乡村³¹。



图 14 伦敦街头的“泰迪男孩”形象



图 15 活跃于伦敦街头的“摩登族”形象

³⁰ 摘自：R. Barnes, *Mods!*, London, 1989

³¹ 摘自：R. Barnes, *Mods!*, London, 1989

2.2.4 “朋克”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着装风格

与泰迪男孩、摩登族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一样的是，“朋克”也是在伦敦土生土长的青年亚文化群体。笔者之所以要特地把“朋克”作为独立的一节来写，正是因为相较于伦敦其他的亚文化群体而言，“朋克”服装风格的元素至今都被广泛地应用在高级时装设计的领域，这是一般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所望其项背的。在伦敦土生土长的“朋克”是伦敦时装之都引领创新的青年亚文化群体中最重要的动力。

“punk”一词在英语中是带有鄙视性的称谓，对流氓、阿飞、窝囊废的俗称，特指加入反叛性的反文化组织的年轻人。70年代中期，朋克青年亚文化作为对主流社会的一种刺激开始存在，追求极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被那些处于就业和失业边缘的劳工青少年、辍学和在校的学生所推崇。朋克一族以极端的外在形象表达着崇尚虚无主义，对抗现存社会的一种态度。朋克的口号是“性和暴力”，呐喊着“没有未来”，对现实失去信心，心中充满仇恨和愤怒。他们平时无所事事，整日游弋于伦敦的大街小巷，最终发展成轰轰烈烈的“朋克”青年运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艺术届最为以创新风格激进的“后现代主义”随之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后现代主义没有明确的美学主张，其表现形式极其自由，带有相当的“破坏性”，它破坏了现代主义建立起来的审美标准，消除了“中心”，将艺术的意义扩大到“多元”的范围，混杂着其它不相干的元素，并将这些因素重新组合排列形成了一种折衷的形式。对于坚固不化的传统权威来说，年轻人是力量渺小的外围者。如何打破这种等级制度、传统体系，挑战固有的观念，从而获得权威的社会地位呢？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自己的权威，建立新的规范，同过去的传统区分开来。70年代中期特殊的时代大环境，结合年轻人必经的青春期心理特征、特有的摇滚音乐和后现代主义审美意识等因素，共同孕育出这个狂热、喧嚣的“朋克文化”。

战后大多数青年亚文化群体都依靠在旧货市场找到的二手服装作为创造新风格的原料，这些服装独特的风格标志着它和传统服装之间的距离。朋克提倡的“自己动手”的服装同样是从二手市场里收集不同年代的时装、原始部落的装饰，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改造、创新。

谈到朋克服装风格，不可不提起被称作“朋克之母”的英国人薇薇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在其他设计师还没有意识到朋克的力量时，韦斯特伍德已经成为了英伦朋克文化的旗手。

薇薇安·韦斯特伍德的设计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服式特点，用几乎是粗暴的方式将各种不可想象的材料和方式进行组合。而恰恰正是这种怪诞、荒谬的形式，博得了西方颓废青年的喝彩，成为了一种“创新”。正像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朋克”青年的装束那样，薇薇安·韦斯特伍德在服装设计中多使用皮革、橡胶制作怪诞的时装，膨胀如鼓的陀螺形裤子；不得不在脑袋上先缠上布的巨大毡礼帽；黑色皮革制的T恤衫；海盗式的褶皱衣服加上美丽的大商标。甚至在昂贵的衣料上有意撕成洞眼或做撕成破条的“跳伞服装”。八十年代初期一个大胆的做法是：内衣外穿，甚至将胸罩穿在外衣外面，在裙裤外加穿女式内衬裙、裤，她扬言要把一切在家中的秘密公诸于世³²。

接下来依次从款式、色彩、面料等细节详细介绍朋克服装风格的原型。

款式的创新

朋克青年常穿黑色的皮夹克、缀满金属纽扣和多余拉链的牛仔裤，印着粗俗的字眼、暴力或色情的图案，或是故意撕破、弄脏，别着特大号安全别针的T恤。从1970年代中

³² 摘自：Louis, Keiser, Punk fashion in the 1970s, London, 1996

期以来,朋克女孩便开始穿 60 年代中叶意大利电影里极为惹眼的迷你装,松垮的外表,黑色塑胶,或苏格兰图案的迷你裙,滑雪裤。这些经典朋克款式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人们衣橱中的基本款之一。

色彩的创新

朋克最触目、最艳丽的色彩不仅表现在服装上,在头发和刺青上也非常惹眼。他们的头发常常是非常暗淡的黄色,有时也有红色、绿色、橙色或淡紫色。黑色是朋克们最常用的颜色,衣着上以红黑白为主。他们经常将一些触目的颜色搭配起来,例如:粉红和橘黄就是他们经常参杂在一起的颜色,或者在纯黑的皮革上饰以纯艳刺目的彩色饰物,或是通过布满雀斑的苍白面孔与亮闪闪的金属链子、别针的搭配,以烘托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激烈气氛。

图案的创新

各色涂鸦 T 恤、牛仔裤上印有暴力、色情的图案,或是手绘的粗俗口号式的涂鸦文字;朋克青年在上衣经常装饰有骷髅图案。这是年轻人充分发挥“自己装饰自己”的理想天地。另外传统的苏格兰图案也是朋克服装风格利用传统进行创新的特色之一。

面料的创新

与美国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嬉皮士所倡导的“回归自然”正相反,朋克一族特意选取廉价的化纤面料,如塑料、橡胶等,将衣服故意做成肮脏、破烂的感觉,例如各种挖洞、撕扯成条、沾染污渍。苍白的摇滚乐迷常常和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混在一起,有意创造出极为夸张的“肮脏”视觉效果,似乎他们正把“无家可归”或者“福利的结束”戏剧化的表现出来。

装饰元素的创新

安全针、剃刀刀片这些生活日常用品都可以成为配饰。年轻人把安全针当作耳环,有的干脆直接别在皮肤上,金属链松散的把两腿拴在一起或者绕在颈上。铆钉装饰的机车手手套、腰带、网眼袜、松糕鞋都是朋克服装风格所不可或缺的配件。他们的另一个宠爱之物便是狗链或自行车的链条,可以环绕脖子或栓在腿上。

2.2.5 以“朋克”为首的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着装风格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

作为伦敦土生土长的街头风格代表,朋克的出现将“反传统与叛逆”演绎到了极致,而这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激进的创新。朋克风格对伦敦时装乃至世界整个时尚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伦敦著名的时装设计师约翰·加里亚诺评价“朋克”风格为“对英伦传统时装风格最大的冲击与创新”。

伦敦与世界其他几大时装之都相比,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无疑于伦敦时装挥之不去的“街头文化风格”,这与青年亚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伦敦早期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如前面提到的曾经昙花一现的“泰迪男孩”、“摩登派”、“机车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朋克”的先驱。青年亚文化群体通过与以往不同的衣着方式表达对传统的反叛。他们在服饰、发式、化妆以及日常行为上,均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主张“自己动手”,“把看来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这种完全背离传统、挑战人们审美底线的手法使得

在维维安·韦斯特伍德之后，偏好“朋克”风格的服装设计师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出来。在有“时装之都”窗口之称的“伦敦时装周”上，人们越来越多地可以看到带有“朋克”风格烙印的时装新品发布。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朋克”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作为伦敦时装创新的先锋地位不可动摇，其对伦敦时装之都的巨大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图 16 藐视英国传统的“朋克”亚文化群体



图 17 “朋克”着装的创新风格

小结

英国的“花花公子”以及上个世纪中期席卷了整个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所引领的服装创新对伦敦时装之都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本章第一部分介绍了“花花公子”与贵族传统的历史渊源，其所倡导的服装创新风格及其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第二部分则重点介绍青年亚文化群体引领的服装创新及其对时装之都形成的作用，其中突出论述了“朋克”亚文化群体在“创新”上的巨大贡献及其影响。

3 伦敦时装之都的传统与创新对构建北京时装之都的启示

3.1 北京的人文资源与服饰传统

北京是有着八百年沧桑历史的中华古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深厚的中华服饰底蕴，其历代服饰受到当时风俗的影响而不断地发展变化。服装作为城市文化发展变迁的一个剪影，自然也不例外地发生着更替。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首都北京位于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的接壤处，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北京的服饰在风格在迥然不同的两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中发展与更迭，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以正统的华夏服饰为主体，包含游牧文化特点的独具特色的服装风格。同伦敦的情况类似的是，这种独特的服装风格又因为其近几百年来一直作为整个泱泱大国的首都而得以丰富和巩固，并且在观念和风格上影响和引导着全国服饰的变迁与发展。国内服装史学家曾下结论说：“从明代起，北京就已经成为东方服饰文化领域里的一座重镇³³。”

从有明一代起，几百年大一统的帝王之都形成了北京特有的性格品质。依然保持着政治、文化领导地位的北京，吸引了全国各界乃至世界各地优秀的或非优秀的人物聚集于此。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想和宗教信仰，也为北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穿章打扮，尽管其中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北京仍然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对他们予以宽容地接纳。从穿梭于象征华夏传统的“褒衣博带”中的紫袍黄褂的蒙古西藏僧徒、蓝袍青褂的垂髫老者、光头大肚的商人，蓝布罩袍的名士到西装革履的洋行买办以及烫发旗袍的淑女名媛，无不兼容并蓄。旧的也好，新的也罢，或是新旧结合，这里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和足迹³⁴。而北京人最讲究的消闲舒适同样体现在他们的服装上，宽肥、长大、质朴的服装为他们提供了这种神定气闲的感觉。伦敦是在西方文化的陶冶下孕育崛起的大都市。而作为东方文化最具有历史感召力的世界文化名城的北京，其独特的东方神韵不仅对东方服饰具有悠久的历史的影响，而且对西方服饰同样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在伦敦“摄政街”里最著名的“Liberty”百货商场一层展览大厅的墙壁上，就悬挂着一件清朝末期北京“浣竺轩”制衣作坊生产的一件手工丝织的斜开襟贵妇夹袄的实物照片。当西方人第一眼看到广博深厚的中国服饰的时候，无不为其绚丽多彩的风格样式、精美质感的面料所叹服。如今包括英国在内的众多国外时装设计师都逐渐接纳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审美价值，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灵感来源运用到现代服饰的设计与发布中。

3.2 北京传统时尚氛围的缺陷

尽管北京拥有非常丰富的人文资源与历史悠久的服饰传统。但是，与伦敦等世界时装之都相比，北京 500 多年的封建帝国首都地位以及 850 多年的建都史使得其政治色彩浓厚而时尚气息略显不足，这点很大程度上与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高压禁锢政策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明清两朝皇室刻板而异常复杂的宫廷服饰形制以及为防止民众着装“越制”而推行的十分严酷的着装标准与禁令都极大地阻碍了服装工业在北京的发展进程，今天人们普遍认同的“服装业是一种时尚产业”的理念在当时更是无从谈起。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19 世纪末期的伦敦经由王室和贵族议会同意，正式确立了“建设时装之都”的发展方向并已经开始轰轰烈烈的把这一理想付诸行动。因此，今天的中国人要想成功打造“北京

³³ 摘自：北京人文学科工作组，《这里是北京》，光明日报社，2006

³⁴ 摘自：苏卿，《清末明初的北京地区服饰特点》，北京服装学院硕士论文库，1998

时装之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应当首先致力于培养民众普遍的时尚兴趣和时尚素养，以便为北京服装时尚的形成和传播营造更加良好的氛围。

3.3 国内时装设计师“创新”意识的缺乏

北京建设“时装之都”，对设计师“创新”意识的要求极为强烈。当下，世界知名的时装设计师都善于从被“非主流文化——青年亚文化风暴”洗礼过的“街头风格”中汲取设计元素与灵感进行创新。这是当前时装设计界一大流行趋势。而当前我国的服装设计师对于街头服饰灵感的应用稍显匮乏，在进行服装设计时还没有完全冲破人们在着装上的种种禁忌而把这些街头服饰的特点运用于设计之中。其实，对于任何非主流的服装形式的研究都能够给予设计师极大的启迪和影响。世界知名的设计师之所以能够获得设计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灵感来源广泛，他们的灵不但来自主流文化，还包括本国的非主流文化以及外国文化。从老牌设计师伊夫·圣·诺朗到当红设计师约翰·加利阿诺（John Galliano）都对非主流文化以及异域文化有着敏感的观察及生动地运用。

与国际上著名设计师相比，我国设计师对于非主流文化即亚文化与异域文化特色关注相对较少。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即亚文化有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会成为新奇感和吸引力，通过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从而成为设计师们相互借鉴的原动力。固然，对于本土一脉相承文化的挖掘在服装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左右，但对于异族文化、亚文化等附属文化的吸收会使设计充满创造性。因此吸收与并蓄应该是当代时装设计“创新”的一个重要主题。

3.4 现阶段对建设北京时装之都的几点思考

3.4.1 建设北京时装之都须珍视传统文化与城市性格

英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贯穿于建设伦敦“时装之都”的始末。无论是19世纪贵族阶层“花花公子”的大胆创新还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朋克”为首的亚文化群体对传统服装的“倾轧与颠覆”，伦敦数百年来历史文化与传统的城市个性至今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尊重与维护。除了伦敦“时装之都”以外，世界其它几大“时装之都”的建设都没有以“彻底破坏和颠覆传统文化”为前提而一意孤行地追求“前卫与时尚”。在这一点上，包括伦敦在内的五大“时装之都”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北京在建设“时装之都”的规划上要力图避免片面地追求时尚的物质性与功能性，忽略城市本身的文化性和艺术性，必须尊重北京的历史、文化，尊重自然、尊重人、尊重差异、尊重多样性，从而建成“京味十足”的“时装之都”³⁵。这其中不仅仅是要保存和修缮单个的历史建筑以体现北京城的传统风貌，而是要适当保留一些相对完整的城市空间环境。例如伦敦“时装之都”的发源地“西区”（the west end）的很多商业街区和配套的建筑群尽管外表上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发生了变化，但是整个“西区”的规划版图则严格保持着200年前的原貌。在北京，像什刹海、钟楼鼓楼、前门这些承载和记录北京城历史沿革的传统文化区域都需要加强保护。近日报道的前门大街进行“复古改造”后众多老字号的“抱团”回归以及相当数量的“洋品牌”的“预约进驻”为此做出了典范。

此外，建设“北京时装之都”在保留和尊重传统的同时，更要突出城市个性。比如伦敦“时装之都”是兼具悠久历史与创新思维的经典男装的发源地，时装界内尤其注重其传统“定制工艺”的延续性与创造性；巴黎是高级女装的发祥地，业界非常重视持续打造其

³⁵ 摘自：宁俊，《从城市性格得角度浅谈建设北京时装之都》，2006 服装产业研究报告，同心出版社

高雅的艺术性与极高的观赏价值。因此,北京在打造“时装之都”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北京的民族、历史、文化、环境等特点突出自己独特的地域人文性格,要在保持中国民族服装传统风貌的基础上塑造个性鲜明的首都形象。此外,还应当像“伦敦时装之都”那样,利用人文环境、交通运输的便利优势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促使北京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和中华服饰文化的辐射中心,带动周边区域时尚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消费集团”,促进时装产业和消费市场的长足发展。

3.4.2 建设北京时装之都,提升市民形象意识及培植时尚领袖的作用

市民是城市形象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城市形象传播的最大载体。看一个城市的时尚程度,尤其是对一个致力于打造“时装之都”的大都市而言,要看其时尚文化和商业环境的运作情况,但最根本、最直接的方式还是看这座城市里的“人”。而对于“人”又要分成两个不同方面来看,一是看这座城市中最普通、奠定时尚基石的老百姓;其二是看这座城市时尚潮流的引领者即时尚领袖。

伦敦时装之都在形成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这两方面“人”的重要作用。在时尚领袖层面上,风格保守、趋于维护传统时装工艺的英国王室与大胆打破传统、勇于创新的贵族纨绔子弟以及后来陆续出现的泰迪男孩、朋克等亚文化群体的交相辉映使得时尚领袖这一重要地位在“伦敦时装之都”的形成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引领时尚潮流的巨大作用及影响力。

客观地评价,出于历史、政治、人文等原因,北京的普通市民在形象意识、时尚品味、艺术修养等方面较之时尚之都对于市民的普遍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不过,北京的城市经济较为发达,由此积极带动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与成熟。此外,北京汇集了世界各国的驻华使节和种类繁多的外商企业,这些机构中的外籍人员及中国雇员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成熟、稳定的高收入的服装消费群体,他们对时尚有着有别于普通市民的全新见解,从而也为北京的都市形象朝着国际化方向的创新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另外,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集聚着各界社会名流以及一大批文学、艺术、音乐、影视等时尚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他们作为大众的时尚领袖总是在直接地引领和主导着时尚的潮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北京的时尚影响力。

3.4.3 建设北京时装之都须重视“街头风格”的创新理念

伦敦时装之都至今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其层出不穷,至今仍在伦敦大行其道的“街头风格”。在今天很多时装设计师的作品中,营造“街头风格”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色彩的搭配与整理来完成的。就中国的时装产业发展进程来看,借鉴国外时装之都,尤其是伦敦时装之都“街头风格”所展现出来的色彩搭配的多样化是一个创新的思路。北京提出建设“时装之都”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提出的,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偏重色彩搭配的和谐相应与对称统一,而这正是当今服装色彩的创新之所在。我们虽然未必非要复制国外时装之都的“街头风格”,但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尚化,应用服饰色彩的创新与变化,都会为建设北京时装之都增光添彩。

3.4.4 建设北京时装之都应与北京的时尚创意文化建设同步开展

时装作为流行周期最短最快的产品之一影响着都市的其他时尚产品的更替和文化潮流的走向,反过来也被其他时尚产品和都市文化所影响。以文化和艺术为创造核心的创意产业是推动传统的时装产业的源动力。在伦敦时装之都的发展过程中,时装产品的每次创

新都是跟随着时尚文化的变迁而进行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朋克”时装群体发源之初曾是一只代表着叛逆文化的摇滚乐团——“性手枪”乐队。以至于一提起“朋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争奇斗艳的“奇装异服”而是华丽震撼的“朋克摇滚”。可见，要想加快建设北京“时装之都”使北京成为“辐射全国的时装资源中心”，必须同步加强时尚创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北京要善于充分利用北京比全国其他地方得天独厚的文化产业资源，多借鉴国外时装之都，尤其是伦敦时装之都的发展经验，多合作，加强融会贯通，形成并拓展自己独具特色的时尚创意文化，为更好地建设时装之都奠定文化基础³⁶。

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北京的人文资源及服饰传统。阐述了与伦敦时装之都相比，北京时尚氛围的缺陷及国内时装设计师“创新”意识的缺乏等建设时装之都必先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当前阶段建设北京时装之都的几点思考，同样是沿着“传统与创新”这个整篇论文的中心思路展开的。

³⁶ 摘自：钟桥，《从时装周看时装之都的建设》，纺织信息周刊，2006

结论

1. 传统对伦敦时装之都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形成时装之都的物质基础而言，英国悠久的毛纺织业传统为时装工业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传统手工业生产模式的巨变导致了劳动力分工向着更加专业化与效率化的方向进行，为日后时装产业的产业模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照。从形成时装之都的商业基础而言，“时装定制业”以男士西服位代表，以其传统的制作方式、精湛的剪裁技术和缝制工艺，以及王室和贵族的青睐逐渐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进而形成了时装之都特色鲜明的商业基础。从时装之都形成的文化氛围而言，英国社会中有着深远影响力的绅士文化以其先进的观念，现代派的着装颇受民众的追捧，为时装之都的形成创造了文化氛围。
2. 创新是与传统相对应的，对伦敦时装之都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的又一重要因素。从“花花公子”的服装创新风格我们可以看出，以传统而保守著称的英国人在创新上风格会更为激进一些，这与他们需要面对更大的传统压力有关。“花花公子”在着装风格上的创新为后来以“朋克”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引领的服装创新提供了灵感，而后者在着装风格上对传统的极端蔑视，在创新上的“锐意激进与开拓”使得“街头风格”成为伦敦时装之都最为鲜明的特色，在时装界无以伦比。
3. 与伦敦时装之都相比，北京人文资源及历史毫不逊色。不过，与英国统治阶层推崇时尚的作法相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压制时尚，致使作为数百年来“帝王之都”的北京时尚氛围稍显缺失。建设北京时装之都应该在珍视和维护传统的前提下，加大培育时尚氛围和打造时尚领袖的力度，为建设北京时装之都营造时尚的商业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 Breward, Ehrman, Evans, *The London Look: fashion from street to catwalk*, London, 2004
2. R. Bennett-England, *Dress Optional: The revolution in men's wear (1)*, London, 1997
3. R. Bennett-England, *Dress Optional: The revolution in men's wear (2)*, London, 1997
4. M. Bultitude, *Get Dressed: A useful guide to London's boutiques*, London, 1996
5. E. Carter, *Mary Quant's London*, London, 1979
6. A. De la Haye and C. Dingwall, *Surfers, Soulies, Skinheads and Skaters: Sub-cultural style from the forties to the nineties*, London, 1996
7. A. De la Haye, *The Cutting Edge: 50 Years of British Fashion 1947-1997*, London, 1997
8. R. Ettinger, *Psychedelic Chic: Artistic fashions of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Philadelphia, 1999
9. V. Mendes, *Pierre Cardin: Past, Present, Future*, London, 1990
10. V. Mendes and A. De la Haye, *20th Century Fashion*, London, 1999
11. L. Miller, *Cristobal Balenciaga*, London, 2006
12. T. Polhemus, *Street style: From sidewalk to catwalk*, London, 1994
13. Z. Rhodes and A. Knight, *The Art of Zandra Rhodes*, London, 1984
14. N. Rothstein, *Four Hundred Years of Fashion*, London, 1984
15. R. Barnes, *Mods!*, London, 1989
16. T. Salter, *Carnaby Street*, Surrey, 1970
17. R. Walker, *The Savile Row Story: An illustrated history*, London, 1988
18. J. Watt, *Ossie Clark 1965-74*, London, 2003
19. C. Wilcox and V. Mendes, *Modern Fashion in Detail*, London, 1991
20. N. Ikoku,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s Textile Collection: British textile design 1940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99
21. L. Jackson, *The Sixties: Decade of design revolution*, London, 1998
22. L. Jackson, *20th Century Pattern Design: Textile and wallpaper pioneers*, London, 2002
23. V. Mendes and F. Hinchcliffe, *Ascher: Fabric, Art, Fashion*, London, 1987
24. P. Devlin, *Vogue Book of Fashion Photography*, New York, 1979
25. D. Hebdige, *Hiding in the Light*, London, 1988
26. D.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1979
27. 钱乘旦, 许洁明《英国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28. 王受之,《世界时装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29. 张竞琼, 蔡毅,《中外服饰对览》, 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 2002
30. 李当岐,《西洋服装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1. 郑巨欣,《世界服装史》,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1
32. 包铭新,《国外后现代服饰》,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1
33. Susan . B. Kaiser 著、李宏伟 译,《美国服装社会心理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
34. 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书海出版社, 2004
35. 叶立诚,《中西服装史》, 商鼎文化出版社, 2001
36. 李平,《英伦观光画卷》,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
37. 英国驻华大使馆,《伦敦商旅手册》, 英国驻华大使馆交流中心, 2002

38. 张璞, 马小丰, 《浅谈伦敦摄政街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时尚形成的作用》, 《现代商业周刊》, 第 117 期, 2007 年 11 月, p286-p287 页
39. 楚勤勤, 《浅谈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服装》, 《中国服装》, 第 285 期, 2006 年 9 月, p44-p46 页
40. 陈笙, 《英国的纺织业传统杂谈》, 《纺织信息周刊》, 第 176 期, 2005 年 10 月, p77-p79 页

致谢

在撰写这篇论文过程中，我的硕士生导师马小丰教授从选题、拟定提纲、查阅文献、翻译原著到最终写成，都给予了严格的审查和孜孜不倦的辅导。在我提交论文初稿后，导师又不厌其烦地协助我修改，直至论文基本成行；对此，我感到由衷的感激并在此表示对恩师深深的敬意！此外，我还要向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外语系所有对我的论文写作提供过指导、提出过宝贵意见和建议的老师在此一并致谢。

这篇论文的写作从构思、查阅文献资料到最终写成大致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其过程可谓十分艰辛曲折。鉴于本人专业水平有限，论文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希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提出宝贵的意见及建议，使其更加臻于完善。

最后，我想再一次向我的硕士生导师马小丰教授以及所有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老师、同学，还有我的双亲致以衷心的感谢，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的论文是无法完成的。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1. 张璞, 马小丰, 《浅谈伦敦摄政街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时尚形成的作用》, 《现代商业周刊》, 第 117 期, 2007 年 11 月刊, p286-p287 页。